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十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閱河初八日丙子起行　壬午駐蹕平原縣　諭

山東撫錢鈺遄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粮已經節次蠲免山

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

遍行曉示　甲申幸濟南府　乙酉至泰山之麓　庚寅

駐蹕郯城縣洪花舖　辛卯閱視中河至支河口　諭諸

臣曰朕觀此河狹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鎭口閘

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遙堤加增修築以保固黃河堤岸當不至有患繼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但遇壅淹必至冲壞若不草埽隨時啟閉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黃河再將郯城禹王台修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沭河則中河可無虞矣　丁酉御舟泊金山寺　二月初三日辛丑至蘇州

丁未至杭州　辛亥渡錢塘江　壬子親撰祭文詣禹
陵致祭文內書御名行三跪九叩禮　先是上欲親視下
河至是侍郎徐廷璽于成龍閱視回奏水陸俱難行宿頓
無所遂止　乙卯自杭州回鑾　癸亥至江寧　江南民
王來能獻鍊金資身秘書一冊
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三月乙酉御舟至天
津由陸還宮
上諭朕閱視河道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
靳輔濬治河道隄岸堅固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　七月

初九日冊立皇貴妃佟氏爲皇后明日

皇后崩 九月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征及

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左都御史郭琇爲特參近臣植

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 如原任少詹事

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罄竹難悉式約畧

一二爲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

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illegible] 聞國政爲士奇者郎

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施于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
附大臣攬事招揺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
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甚止一人他人之聲名
從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
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戸結王鴻緒
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
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
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
之居停哄騙而夤緣賂賄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

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鄉平湖縣

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置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汪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窃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眞爲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弊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解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誡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
緒愍不畏死即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縣各官約饋黃
金贈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詐索矣是士
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
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嚴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
請議為人作龍斷而不以為恥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
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敗傷名教豈
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

楷王項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
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
大故不避嫌怨仰請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
幸甚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項齡俱著休致回籍彭
部知道　命王安國以刑部左侍郎銜管奉天府府尹事
陛辭
諭曰奉天爲根本重地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
潦即難補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

天田土旂民疆界相錯丈量明白以旂人餘地付之莊頭
前府尹金鑑奏請將旂人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征收錢糧
所見甚小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
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　漕運總督徐旭齡疏
請蠲三害云隨漕例有增耗原為貼軍而設乃有司私增
更甚于軍每石少以錢計多以數錢計南兵軍局恤伍項
原無增耗今統歸太糧征收仍難加減宜革者一隨漕例
有潤耗原為貼兑而設乃有司私耗更浮于兑每石少以
斗計多以數斗計白糧已編有辦束包今又另加舂辦米

包索餘宜革者二至盤費脚價江浙官無額編民間私貼每石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已編有折銀二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帮貼銀一二兩江西已編有脚費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征水脚銀三錢五分宜革者三又請籌三使云各省給軍款項有蹤存抵欠銷算者勢須粮道給放其隨漕增截銀兩亦彙解道庫一解一給旂丁反受扣減請停止彙解竟歸州縣給發使一運丁行月粮遇有災傷停缺例請撥補有康熙十二年間除荒銀兩至二十一年仍未准給旂丁不沾實惠請停止除荒竟入現運項

下得應覓之用便二至船少帮多為病尤甚浙江帮次有可合一帮者請附歸併可省二十餘帮便三俱下九卿議行　十月諭直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諭免錢粮百姓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艱難宵旰焦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復蠲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于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爲民父母寧獨不愧于心當思良法使貧民不填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　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曰竊惟

聖主必需賢佐懲貪不外遠奸大小臣工幸逢
聖主應爲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
律身不嚴攸彼罪臣張汧所供蒙
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卽宜引咎自退乃 命歸里又復優
柔縶戀潛住長安乘招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
爲表裏物議沸騰卽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其子試御史
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
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尙書熊賜履理學醇儒
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卽爲不忠俯採輿

諭直陳賢奸乞即
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既無好行止自無
好議論既無好事業焉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
徐樹穀倘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
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旨所參事情著徐乾
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爵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
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即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乾學回奏
疏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
錢臣甘寸磔祗以臣爲台長聞知汧狼籍屢向僚屬斥言

其罪洞知而恨臣遂肆評譏業蒙
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歸田里蒙恩
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臣早夜編摩每隔數日入直與
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臣在
任之日尚自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賄晝臣
忽云潛任忽云招搖皆臣所懵識不解者臣子樹穀考選
緣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並不止臣
子一人
皇上特恩簡用安得朦朧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

諭時或激切易以招尤乞賜罷斥歸田並罷臣子言職以
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即朦
朧考選亦不確三禮應降二級調用議甫上三禮復疏爲
特參大臣紊亂國制竊黨開端謹據實題參仰祈嚴勅部
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惟
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成例遵行已久
無敢紊越獨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胆恃胞弟徐元文
欽點入閣勢藐成例遣子赴考現在補職臣屬堂官具疏
題明參

皇上着乾學明白回奏而乾學將自已潛住招搖蹤跡欲
以奉　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部題
請閣臣奏明等語錯制言官要見
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于史館辦事豈留潛地招搖物議
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閣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
來之定例令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
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叅不實之例而使樹穀仍居
御史之職明欲箝實開端叅駁閣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
更奇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跡昭著有案有據倘敢

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聞賣藏　聖鑒不得不列欵

科發縣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飭吏部將翰講徐樹穀與

考之疏閣臣啟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贓欵次

列于左　一乾學于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

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

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仿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

乾學聞知即向書舖將序抽燬囑托江蘇巡撫訪拿何焯

至今未結　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塩商項景元于揚

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着伊孫婿史姓家人

李湘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算本利十六萬兩又布商程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在大蔣家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

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蘇按察司代爲料理國亮差到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章收過節送銀四百兩小禮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吳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管家劉姓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

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縴得

贓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贓半出其手　一乾學伊第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四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有如此醜語耶　一乾學遣弟徐宏基遍遊各省名爲出糶獨于河南磁州彰德等處留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娼良民受害怨聲載道　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士孫在豐

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
萬頃京城亂匠胡同半截胡同與横街新造房屋甚多不
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
徐府房屋田地　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于甲子科
賄夤中式弊發點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　以上各欵百
未盡　一乾學身受國恩乃敢植桃李于一門播腹心于
九州横行聚斂不顧枉直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勢傾中外
權重當時朝綱可紊成例可滅伏乞
皇上立賜處分國家幸甚萬民幸甚徐元文奏辯曰三禮

因条臣兄乾學不實知吏部已議降調遂誣列臣兄多款并誣及臣謂曾收李國亮賀儀五千兩臣與國亮雖曾相識初無交涉三禮以不根之詞横肆汚衊即使孤竹復生何難指爲盜跖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誣國亮三禮皆可互質也臣初入閣時曾聞有人粘貼榜紙此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以圖傾陷耳夫匿名榜貼律禁至重又屢奉嚴諭申飭地方官不行查拿有處分定例三禮既任理憲綱聞知正宜痛絕乃公然引入奏章指爲証據則三禮必深知造榜之

人與匿貼所由來矣總之臣兄弟直道自處不免招尤而
不悅臣兄弟者遂欲一網盡之三禮向者考選之後曾請
執弟子禮臣以于義不可始終拒之今于數日閒忽而誣
臣兄又忽而誣臣殊難測憶臣荷
恩深重一旦爲人排擊致無影之詞溷入聖聰踧踖惶恐
無地自容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庶臣心稍安疏入得
旨許三禮旣爲言官凡有糾參自應據實指陳前參乾學
疏內何以不一併指出乃于部覆議處之後復行列款具

奏明係圖免己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尋命免許三禮謫
用仍留任　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劣蹟珏
奏辨所劾悉誣由郭琇會致書于珏屬荐郎壘令高上達
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獻琇奏
左都御史馬齊于會訊時多方煅煉必欲坐以指使誣劾
之罪
上責琇疑揣法司請法司以星法誣珏擬革職琇致書屬
荐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一級留任
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治罪降五級調用

十一月徐乾學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祗以受恩深重依戀排徊憲臣許三禮因議先賢先儒坐位其言皆不合經典臣與九卿奏對之時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爭不謂觸其私怒揑造事欵逞忿劾臣幸
聖主洞燭幽隱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寧不能復事鉛槧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乞恩終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歸身先臣邱隴庶身心閒暇願比古人書局自隨之義屏跡編摩少報萬一得 旨卿學問淹博總裁各館書史著有勤勞覽奏請歸省墓情詞懇切准假回籍書

籍著隨帶編輯並賜御書光僟萬丈扁額　十一月以旱災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錢粮荊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未經征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粮　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藏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于世祇請往聚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計真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獲福長生至欲蕩家產不顧而奸宄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

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
久已惑溺家家供養隨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
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于格爾
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于上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大清會典告成　五月吏部以行取
知縣事請旨　命九卿以平昔所知舉奏尋尚書王騭舉
清苑知縣邵嗣堯尚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
縣陸隴其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准行取　五月兩
江總督傅拉塔疏言凡為人臣宜感戴

上恩不負養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職爲生理公然受賄擾害地方如巡撫洪之傑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並伊等子姪蹤跡詭秘列陳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陞任大學士洪之傑諂媚製金字大匾一方旂桿二根旂上金鐫瑞叶金甌泰開玉燭八字委督根同知姚應鳳賫至徐元文門前樹立復送賀儀一萬兩徐元文之子舉人徐樹本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投拜徐元文門下餽銀一千兩徐元文之姪徐樹屏徐樹敏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松江

常三府採買青藍布解部以少價買多銷銀一萬四千餘
兩洪之傑趙寧徐樹本等分肥一徐元文之子徐樹聲自
京到巡撫衙門稱有要緊寄信因開門稍遲喝打門吏洪
之傑聽聞忙即大開中門鳴鑼擊鼓作樂迎進衙役路人
皆爲恥笑一洪之傑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越獄等案內
部議革職蒙
皇上寬宥降級留任而元文乾學冒恩以爲已力洪之傑
將銀二萬兩令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送徐樹本收一康
熙二十八年閶門外居民欽涑欽鼎丞彼此爭訟徐樹敏

見欽鼎丞家裕囑託巡撫令欽淶欽宸樞揑告詐欽鼎丞銀一千兩交與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兌收一徐樹聲兄弟前往蘇州府承天寺內瑯琅山房惡僧等富厚詐銀一千兩囑巡撫止留瑯琅山房之僧餘房僧盡皆驅逐後被逐之僧及衆百姓爲留惡僧反將好僧逐出公憤怨恨一徐樹本唆王揖植之毋告同縣監生李端魁久不𦵏親詐得李端魁銀四百兩一康熙二十九年葑門外果子行陸雲楷韓雲若二人爲爭行業買賣徐樹本詭令伊親湯機先湯在治生理勒得陸雲楷銀二百四十兩一徐樹屏庇

護光棍徐長民將徐長民仇家生員黃中堅聲言必受其
害嚇詐黃中堅金四千兩田抵六百兩又將黃中堅交與
光棍徐長民被毆折指一徐樹聲徐樹本等將伊銀米自
六月放出于十月交收起息銀每兩五六錢米每石五六
斗重利苛刻貧民不能償還即差家人打罵貧民難受致
將妻子典賣畏其勢力不敢告理一徐乾學徐元文將伊
子姪田地均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不管官員議
處以勢欺壓終不完納所有崑山縣知縣總爲錢糧革職
降級不得陞任者多一徐乾學于本年三月內回籍即于

四月內欲沽名譽囑託蘇州府貢監胡三錫周鄰詩等具
呈巡撫洪之傑違例建造生祠于虎邱山上一徐樹本徐
樹聲徐樹屏徐樹敏家人徐乳[illegible]高彬甯吳漢周曹尔玉
蘇雲生金正昌等往來蘇城輪番更替馬弔演劇無虛晝
夜勒索崑山知縣船夫承攬大小衙門事件蘇州府城東
有毛上列西城黃聖徵閶門外有顧思誠處處差遣打聽
有業之人捏告信息蘇州民人皆稱爲拉縴擺渡船怨恨
切齒無可奈何總之徐元文等至富至貴尚不知足以
皇上之仁恩邀爲已力招搖權勢恐嚇通省官民顛倒是

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如虎如狼子姪家人出入大小衙門擾害地方又復唆使爭訟重刑累民收惡徒爲羽翼世世相扶以圖富貴而地方之大臣如巡撫洪之傑又趨炎附勢爲獻媚應付有司皆畏無不逢迎官旣逢迎而累及小民矣君臣畏懼伊等親友門生之衆于其犯法害民至奸至暴不行題參有負

聖主養育重恩難免大罪矣疏入得

旨所參各欵從寛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　六月

尚書阿喇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于烏爾會

河失利　七月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全福
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為
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出喜峯口內
大臣舅舅佟國綱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
蘇努喇克達彭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
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叅贊軍務尋停止恭親王兵命
康親王傑書等率軍往會裕親王軍駐歸化成
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　八月索額圖疏言濟隆胡土
克圖使人拉木拉木巴噶爾呼使人尊多伊格蘇爾手營

請以土謝圖汗渠卜尊丹巴界之覘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寬綵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蘭烏蘭淺倘險結營祭旂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 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于烏闌布通 八月初一日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退 上大喜焚香謝天 裕親王疏報擊敗噶爾丹次日郎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來復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臣思噶爾丹于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奢迫臣等即欲

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至齊夾擊　詩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既大敗厄魯特乃不即行勦滅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　旨命作速進勦且切責之　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參贊軍務

諭大學士等允礽聽信小人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僨事者撤回京　先是裕親王等疏言噶爾丹迫于追襲自什拉木穆楞河截木橫渡大磧山連夜遁走于剛阿腦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

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跪于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

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臣等許其歸好　壽王大臣等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爲詞今又刼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駐彼探噶爾丹遠去實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　裕親王等言我

使伊拉古克三賚噶爾丹奏章遞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普使安全正在歡忭謹上書為永遠不絕之信誓又使人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
皇上即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劄候旨尋又遣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言我蒙王及皇子大臣見憐我正懽忭云尋議噶爾丹不敢抗拒大威設誓請罪請准所誓令出邊候旨另行請旨撤兵許之以勅諭噶爾丹以噶爾丹雖降入殊狡猾乃派大兵備之　江寧巡撫洪之傑以吳江縣虧空漕項事涉前任

郭琇應赴質隣山東巡撫佛倫佛倫因劾琇休致遲例逗留希圖復用請革職逮治又劾琇伯父郭爾印係明季御史黃宗昌家僕琇父郭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琇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應予追奪部議應如佛倫所請並革琇頂帶逮赴江寧勘治于是琇坐侵收運船飯米二千三百餘石事發覊補罪部議充軍得　旨寬免　九月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被災等處二十八年未征地丁錢糧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應征錢糧　兵部請

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從之　十月　諭曰凡擬撰文章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爲輕重今覽揚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舅舅佟國綱祭文引用王彥章事蹟極其悖謬朕見所撰祭文每於旂下官員多隱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祭文與此祭文嚴看察議部議編修揚瑄革職發奉天入旂當差張英革去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噶爾丹追出汎界具疏謝罪撤回裕親王兵及防守遵化州綠旂兵十一月薩

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具疏請上尊號不允

信郡王鄂扎奏裕親王等既經戰勝不乘機勦滅反行文禁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逃遁

上從寬罰俸有差　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御史陸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借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為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王樑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

東華錄卷之十六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三十年正月先是噶爾丹認罪立誓上書請降　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備至是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往張家口都統郎談安北將軍駐大同　聞噶爾丹刼掠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命陝西西安將軍總督等帥兵于寧夏備之　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

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御史陸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于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于汚下可知使之

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尋議先用未准止捐免保舉實無碍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着會同陳菁陳瀧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瀧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保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尚愈于竟不保舉

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汚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体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碍也至于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于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于搢紳爲榮多矣甚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

且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淸而民生可遂者未有仕途龎雜而吏治能淸者俱難無庸議者也于是陳壽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跡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條歷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慮龎雜至致仕三年之内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即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未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賈誼始自漢文而文

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
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狥迂見
尔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
是以增例此項陸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
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
僨實事莫此爲甚應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憒憒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
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加恩寬免　二月策妄阿拉布坦及
阿奴等遣使奏與噶尔丹交惡給以厚賜遣之　賜噶尔

丹勅畧曰喀尓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爲食人被疾疫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汛當加恩厚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　四月

上親巡邊外令蒙古編立喀尓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

五月癸卯回宮　禮部會議會試應于南北中卷內再分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直隷山東爲北左河南山陝爲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之　大學士伊桑阿等以喀尓喀臣服請上尊號不許　山東巡撫佛倫鞫濰縣知縣朱敦厚加收火耗事

劾徐乾學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部議乾學與珏均革職　先是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尋革任究擬閱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爲未告發時因徐樹敏辭言私派有于功令會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追還諭樹敏嚇詐取財應校江寧巡撫鄭端因劾奏休致左都御史王鴻緒曾受聞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于告發後退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勅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職免議王鴻緒應令總督確供定擬尋奉　詔嚴戒內外各官

私怨交尋遂連報復于是釋鴻緒弗問乾學于樹敏亦贖
罪　七月瓦代山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爾丹遁去已久
遂回軍　閏七月川陝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副將陳能
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將
往西海遣喇嘛借名來言請在昌寧湖牧馬隨遣官兵四
面進勦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走　九月免河
南三十一年錢糧並漕糧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
十月免河南陽武等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江南

興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
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河南滎陽等二十六
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
處三十一年額征銀米　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
陝西賑濟飢民　免陝西寧州鎮原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有差　免湖廣沅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直隸
霸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諭
戸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糧自康熙三

十一年始以次名綱一年　免直隸永清等五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四頃零七十畝有奇征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百八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鹽四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引征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十有奇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日食

命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言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千百丈所差至四十六有奇等而上之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一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圍者可以方算開方之法即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

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樂人取笛和琵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日算數精審即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濶狹計一秒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　先是欽天監題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查占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等語　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繫於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辭今往往揣度時事附會陳說可傳諭之　諭大學士等前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讐賜履寫签呈奏於洪武

宣德本紀書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爲也至開例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爾等當知之　二月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往江南察審運河同知陳良謨訐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事鞫新命及良謨挪移事實論罪如律　以靳輔爲河道總督　三月侍衛阿南達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

回京降蒋幸其子雲木春台吉來朝　四月諭戶部動支
庫銀一百萬兩送赴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飢民上御
瀛臺內豐澤園澄懷堂尚書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
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
此　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
府州縣衛所三十二年地丁錢糧及從前積欠
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鷹新芽茶朕思凡物解京
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即去一病凡有類于此者俱

宜停止其各省慶賀長箋每次遣官賫送煩擾勞苦請議按期交與督撫彙齊賫送停止遣官 十一月工部覆河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堤添造閘口俱應如所請

上曰中河甚爲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遙堤以塞張家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之時塞之使深其言猶可至于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爲高家堰是賴高家堰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

家堰之堤衝决一小堤能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　九卿議覆靳輔言于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塞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妥核議奏　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此處淺倏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著不准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還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

上曰朕採之事理以爲無益爾等所議甚當　三月以奏
省旱荒遣皇長子允禔祭華山　八月
上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瘠民生艱苦
屢歲施恩蠲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十八兩
年民欠錢粮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
地丁錢粮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
應征錢粮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粮俱經
次第蠲豁茲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征地丁銀
米着通行蠲免　廣西撫工啟元奏粤西武生甚少請停

本年武闈鄉試從之　十月

上諭給事中彭鵬參今科順天鄉試號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况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即依彭鵬所奏將徐焯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刑具乃不得已而用之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　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本

年霜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　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林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

一月

上諭　孝陵雲督范承勳近覲米峪口

上諭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盡

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憮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鬚

髮儘白如今因塞外寒冷將朕貂帽貂掛白狐腋袍賜爾

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　賜御書世濟

其美匾額

上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必于辰刻中御門聞部院奏

事大臣每日于黎明時齊集午門外久候方始入奏迫奏

單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于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遲悞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爲朕効力數年可傳旨令知之　免江南高郵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以畿輔米價騰貴嚴禁順永保河四府屬造蒸燒酒　免順永保河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　十二月免江南清河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諭大學士等朕觀近日政務甚少每日啟奏大臣中有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間二三

日一次啟奏手摺不內遇要緊事朕有旨傳進爾等方來
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摺本彙齊亦間二三日一次啟奏
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分旱災江南泰州興化
縣山西河津滎河二縣浙江餘姚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
賦有差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康熙
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五十八萬
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　四月理
藩院題今歲編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萬

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丁外餘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三丁內著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甲下所司知　賜第巴金印文曰掌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教宏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地之印　李光地聞母喪得

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着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　聖恩之厚　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効顧念螻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于本

年十二月抵任幷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
竣無誤御史沈惟曾楊敬儒文章論劾一言光地以
君命爲重當于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其請假九
月卽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況九月
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
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
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哀籲再三
聖意未有不俯允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今王道蕩平
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況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靦顏

充位是日　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毋喪宜哀慟瀝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　聖主命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　聖德含容不忽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直才輩出仰答　主恩而有毋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

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曰敦孝弟以
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
上諭敎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
知縣恭逢
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擡班
聖躬護視　天顏哀瘁至今追慕眞誠亘古仁孝臣民皆
當則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竊
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即刻趨弔聽其號泣慘昔嬰
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强銜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

可留者三也先遭閔變願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
請假九月之疏出而天下皆議其後并歎其先此光地之
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淸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
理講道如光地爲圭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五也光地疏稱荷　聖知之深廢喘自劾請假九個月不
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誠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
侍郎衰絰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
也學校所以敎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

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上面議諸臣于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體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　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

君命也誼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毋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

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為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

皇上權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然鏡照而無遁形所以留之之意臣愚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負恐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

喪心若光地而早以自知詭隨欲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已則爲抜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盡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赴任必陰旎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

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而朝若捷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

皇上即罰其妄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

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君去君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詞曰九月且弗襲命況三年乎而嶔嶔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　上愛其名臣灝實訥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于不忠所以疏聽傳　旨一一灑嗚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從之　五月步

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應沙路應派兵看守往來

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

上曰修葺道途專以便民不許行走修之何用若云禁行

中路則看守之人必並禁及兩旁殊于行人不便仍聽人

照常行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諭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

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

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着將翰林院詹事府

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詢可以

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閏五月諭大學士等朕先慮翰林官壅滯故用數人于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如有翰林缺出仍着開列陞補文諭大學士等初四日召試翰林官于豐澤園在瀛臺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成語熊賜履見此極大拂其意應抬之字竟不抬寫不應用之語輒行妄用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亦係講道學之人先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兵昔舜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之自定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象樞密奏速殺大

學士索額圖則干皇上無干矣朕曰凡事皆朕聽理與索額圖何關道學之人果如是挾仇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經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言光地精熟兵務其意欲爲將軍提督皇上若將光地授一武職必能勝任反覆奏請尔時朕卽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賜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眞僞將德格勒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隨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

以致失儀而湯斌出又向衆言我自有生以來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謊者頃乃不得已而笑也道學當以忠誠爲本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爲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刊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干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爾等聞知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于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哉　尋議兵部督捕左

理事官熊賜瓚于文內用宗廟二字不抬寫又妄用不應
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拏問　旨免之　刑部等題審擬
太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一案
上諭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太監善良者少要
在人主防微杜漸迨其勢旣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漢
十常侍唐北司甚至人主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
太監原屬陰類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
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
權朕閱明代諸君將本章批荅委之其能免于舛謬耶錢

文才案記入秋審勿令倖免　七月諭內大臣和托揮特
爾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于今年正月來
于庫克兒東杭愛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
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靑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
喀爾喀亦未可定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
倫河于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
郎談希福爲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尚書班迪無報似乎無
事又聞噶爾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兵
即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

上諭大學士于翰林官員內奏舉長于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徐乾學與王鴻緒高士奇等得旨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著來京乾學未聞命先卒所著憺園集讀禮通考諸書遺疏進呈並所纂一統志下所司察收

初給事中彭鵬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湄闈墨刊本考官刪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事中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劈臣頭半懸國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李

仙湄閣選刊本係坊肆刊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
文鐸卷磨勘有疵罰停一科別無情弊鵬奏涉于虛且狂
妄不敬應革職鵬復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
吾反以臣疏中斧劈臣頭語爲狂妄請親訊爲不敬臣身
犯衆惡乞賜罷黜得
旨彭鵬免其處分徐倬彭殿元均
着休致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與廷臣忿爭
上命解任以原品頂帶効力江南河工　掌院學士張英
以編修黄叔琳庶吉士狄億等十一人試國書生疎
諭責教習不嚴下部察議　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卒指

仇人為賊黨株連不已巡撫吳璵概不究詰柢其妄訐者
人心大定淬勵屬郡縣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上以
璵有守有才用爲湖廣總督　八月免廣東南海三水高
要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班迪奏安插根敦戴青所屬
四台吉三千餘口于伊魯戴青請入覲授扎薩克多羅貝
勒　免山東郯城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十一月免直隸安
州等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糧及江南邳州二十四
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　十二月諭大學士圖海
總督吳興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貧語豈全省皆佻

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時曾奏延綏邊地并無可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吳遠奏南方之人皆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南人豈盡輕浮二人所言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尋議宏祚降四級調用從之

東華錄卷之十六終